

家在海南

美坡路

■ 邢仰明

不同时期来到海口市居住的人，对海口市有不同的概念和感知。解放初期的居民最熟悉的是水巷口长堤路中山路得胜沙新华路。改革开放以后来的居民知道国兴大道滨海大道龙昆路南海大道西海岸国贸万绿园海甸岛等。80后的年轻人知道有滨江西路白驹大道新东区新埠岛绕城沿线。可海口市有条路叫美坡路，我相信许多居民都不知道。你在电子地图上扫一扫会看到美坡路坐落在滨江西路和青年路之间，横穿海府一横路，与滨江西路平行。美坡路近两公里长，是路面宽三十米的三板道次干路。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住进海口市的，住啊住啊就住了三十来年。刚到海口时房子紧张，就住在水巷口。全家四口人住一间十五六平方的瓦房，用一块花布隔开，母亲睡外面我和老婆小孩睡里面，在房门前的走道里煮饭。家里地方小不好呆，晚上我有事没事就绕着水巷口得胜沙解放路新华北路转圈，一边走一边看着街景和大铺小档卖东西，看看骑楼斑驳脱落又长着青苔小树的墙体。有了条件，我家搬到海府路。虽然是老式筒子房，可有两间房还加一间厨房，能把家里老人大人小孩分开来住就方便了许多。上世纪九十年代，龙昆南路修起来了，原来黑乎乎の木麻黄树林和田地山坡亮起了路灯，楼房在田地里星罗棋布起来。我单位也在那里建起了一个五亩地的小区，每栋楼六层共有四栋。我有机会住进了小区，二厅三室90来平米，那才真叫公寓楼。有厅有房有厨房有厕所，生活方便舒适。二十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得到了更大的改善。随着社会文明进步，我住进了更大的房子。房子又增加了储藏间入户花园，房子阳台也更大更敞亮啦。

我现在的住家就在美坡路旁。刚住进来时美坡路还没修筑，也是一片田地，是三贤村居民的生产地，地里主要种有蔬菜瓜果和蕃薯。2012年政府开始动工修这条路。我有事没事会跑到工地看修路。挖土填地埋大大小小的管网，回土夯实铺基层层浇筑路面，一段一节地修了一年多才把路面修好。人行道铺上彩砖，装上路灯种上树木和花草，一条不长的靓丽的美坡路就摆在居民面前。这条路命名为美坡路，是否因为在坡地上修起了路而得名，我无从知道，可美坡路这个名字满好听的。

现在美坡路上建起了许多楼房。最高的楼房是海口市保障性住房，应该有二十来层，解决了最基层的居民住宅，实现民有其居的目标。保障性住房旁边办起了一座叫“未来之星”的幼稚园，解决了基层居民孩子的学前教育，培养祖国的花朵呢。沿街还摆着一家叫“快捷力”的汽车维修中心，汽车穿梭好不热闹。最能吸引眼球的是一块竖牌子，上面写着：“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出于社会公义心，我走进了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街两边全是残疾人办起的企业，有爱心服装公司、爱心旗袍总汇、爱心椰音工艺品、爱心小椰壳制作培训中心、爱心椰格格工艺品、洗福莱洗衣会所、残疾人网络就业示范中心等等。虽然没有闹市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但也是人来人往。我走进爱心椰格格工艺品店，一位瘸着脚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迎接。店里有十来位残疾人认真地生产产品。走进店面和他们打招呼，没有任何反应，稍等一会看到他们吱吱哑哑地用手语交流，脸上时时露出了笑意，这才明白都是聋哑人。我们聊了经营情况。产品粗加工在这里做，这里做精加工成品和展销。这些爱心产品由残疾人在生产基地生产销售省内外，主要市场在省外。生产的工艺产品有椰子碗椰子勺椰壳公仔花篮椰壳提包黎锦等200多种款式品种。我挑了几样看了看，制作得很精细，很美。我想，残疾人的创业就业也是众人创业万人创新的有机部分。残疾人的创业就业是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等文明和谐友善的体现。

美坡路虽然不长不繁华，沿路漫步会感到居民得到民生政策的恩泽。沿路撒落着浓浓的爱心。爱心，是我们社会的责任心；爱心，将给残疾人带来更多的温暖。有了创业就业一条街，就有了他们的依靠，就有了他们的爱心，就有了他们的希望，真好！

■ 黄孙赫

小时候的快乐总难以琢磨，记得幼儿园时，家里用的还是老式的“国民”冰箱，浅绿色，上层是冷藏，下层是保鲜，上下层空间比例大约在一比三左右，而空间拮据的上层中，又规划出了一个小隔间，抽屉式推拉结构，专门用来制作小冰块。

我被这个小隔间深深吸引，它规规矩整的小凹槽，时刻布满冰霜的四壁，像是一个小世界，一个有别于童年记忆中大片大片“夏天”的小世界。我这南方的童年中，一直穿着松垮的背心，又薄又软又有破洞的短裤，光着脚丫，在家里踱来踱去，鼻腔里满是夏天的气味，这味道温缓又紧迫不舍，像是花、草、空气及水泥墙被阳光烹煮时散发出的，城市被烹煮了一年四中分之三的光景。

我心系冰块身上小小的物理反应，也许始于父母亲第一次把冰块

流年剪影

冰块

小小的冰块寒气逼人，常常被我含在口中，感觉像含着一个冬天，我不断变换着口腔中的空间结构，避免其中某一处被冻僵。我察觉到冰块有一种清冽的甜味，我没跟任

何人提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是爱丽丝的兔子洞、温迪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许孩提时期是人生中最唯一一次会被奇迹造访的时刻，一个未成熟的接收装置，总会连接神秘的电波，无论它真实与否，每个孩子都可以选择相信与不相信，都可以选择维系这神秘的沟通，或是关闭它。也许，当我的孩子突然向我提起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以表扬的姿态，关闭这个奇迹。

大人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尽快成长起来，毕竟神奇的魔

法世界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无论如何，孩提时的梦终会破裂，唯一的区别是它破裂的方式，它可能被内、外力刺破，也可能是随着时间与情节的发展，自然消逝。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对魔法世界一笑了之。

现在，我并不能从一颗普通的冰块中品尝出任何滋味，我的舌尖已经失去了再次触及甜味魔法的能力，但我不怀疑那年夏天，我穿着背心短裤在家里踱步时，口中的甜。这像一个平行的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甜，并不影响孩提世界的甜。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并不影响我们无法抵达、无法知晓的世界继续发生奇闻异事，也许在那儿，冰块依旧是甜的，皮特潘再次击败了虎克船长、哈利波特的儿子詹姆斯正面临新的冒险。

也许某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个无法连接的宇宙，曾因我们孩提时的幻想而紧密相连，仿佛环环相扣、永恒不灭。

草木芳华

南堀庙那棵枇杷树

■ 曾繁亚

嘉积城南有座红墙绿瓦、古色古香的“南堀庙”，庙场前有棵苍劲雄伟、华盖遮天的“枇杷树”，再往前田畴阡陌中有一条银波闪闪的乡间水塘，这是我每次回老家时的必经之地。

南堀庙是旧时“十一会”村民公祭的地方，老年人告诉我，一个会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近似一个民间组织，福荫现时的南堀、南中、棉寨、加囊仔，不偏排岭等村。方圆数百里的人们都信奉这古庙，逢年过节、红白大事或每有念想，总要到古庙来烧上一炷香，并在枇杷树下静默，虔诚地祭拜或许愿。

据庙志记载，枇杷树为清朝同治年间开种，至今树龄两百余年。虽然从不考究，但从当地“有庙必种枇杷树”的民俗看，树与庙同年共生很有可能。几百年来，这里的人如流水般来了又走了，而枇杷树却恋恋不舍，静静地驻守在庙场前。年年岁岁，任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历多少世事沧桑。

时代的变迁有时超乎人的想象。按说乡村不缺绿，然而绿色生命的生存环境同样日渐恶劣，这棵枇杷树下堵满了建筑物，周边空间也正被钢筋混凝土楼房挤压，生长显得相当逼仄。有时闲来无事，我坐在树下边喝茶边端详，看她像一个时间老人，脸上布满皱纹，树皮粗糙剥落，老态龙钟的，然而再看看那枝杆的挺拔、叶冠的茂密与灵动，整体上仍不失岁老弥坚、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有时我甚至想，难道正是这种嘈杂喧闹的环境助长了枇杷树？她生命力特强，在那样的环境中，四季如常，初春吐翠，盛夏葱茏，深秋泛红，隆冬挺拔，随季节轮回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及感悟。特别是那树冠，层叠铺陈，粗壮的主树杆上横空出世长出主枝三叉，三支主枝又分杈无数桠枝，形成三个层级、次第攀升的树冠造型。她是那么地恋土且低调，不像一些树拼命向上，枝叶平展伸张，恕不高长。“三”与“生”是民间喜欢的字目，无非“三”个层级的树冠善解人意，寓福这里的百姓生生不息，又为这古树平添几分吉祥的色彩。

从懂事起，这棵枇杷树就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在这里念的小学，后来进城谋生，直至退休还乡。城里有家，老家是根。几十年岁月匆匆，逢年过节总必回老家，回老家总必“拍”一幅枇杷树图像印在脑海里。她的模样，连同她身边的故事，及其所承载的厚重乡愁，就成为我念兹在兹的心结。为了寻找乡愁，我有意识地收集关于树与庙的资料。

关于“有庙必种枇杷树”的民俗源流，我曾专门拜访南堀地区多名父老乡贤。有一种说法是枇杷树生长快，树冠大而趋平，枝叶层层叠叠，有利于人们聚集在古树树荫下举行祭祀活动；另一种说法称之为“神树”，象征庄重肃穆，与祖庙一起建构一种庙堂神秘而心照不宣的特有场景和氛围，往往建庙时就同时栽下枇杷树。我还从网络上刊载的植物学史料中了解到：在清朝末年，皇室由于国库空虚，全部使用红木及名贵木材建造或修缮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力不从心。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商人即从当时的澳洲东北部、南洋诸岛走私一种木材酷似红木但价格低于名贵木材的澳洲榄仁木，作为圆明园的御用木材替代品。由于材质卓越，后被指定为圆明园的专用木材，这一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只在朝廷官吏即达官贵人间流传。清朝衰败圆明园被焚烧后，这种木材就退出了木材市场。

有一年春节，南堀庙十一会理事会召开乡亲座谈会，共襄庙会发展事宜，我应邀参加。行走庙场，叩庙拜树，颇为目前的景况担忧。树下的饮食店、杂货店、修理店等“以树为市”，且布局零乱，更有许多人直接在枇杷树头下烧香叩拜，烟雾缭绕，难免污水油烟灰灰污染，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为此，会上众多乡亲建议对枇杷树要加以保护，认为树与庙相依相生，树将亡、庙何存？从而形成共识，并由有识之士起草上书呼吁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后来，琼海市农林局将这棵枇杷树作为“古树名木保护树种”加以挂牌保护。

此心安处是吾乡。南堀庙那棵古老的枇杷树，不仅是一棵“地标树”，更是当地人心中的“许愿树”、“乡愁树”。



《海南(十)》(油画)

姜旺作

小小小说

■ 孔祥秋

每天，他都在街角摆摊卖菜，大约有小半年了。有时候，见一个女人一早一晚的来帮忙，想来那就是他的老婆，只是近来不曾再见过。因为是暑假，他就将孩子带在了身边。孩子很乖，他在前面卖菜，孩子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玩耍，从不乱跑。他叫什么，没人知道，想来也没人想知道。有些过往的司机，摇下车窗喊：“卖菜的，来几斤西红柿。”他便高高地称了，送到车旁。这边问：“卖菜的，茄子咋卖的？”那边叫：“卖菜的，来两个茄子。”……人热情，菜新鲜，生意还不错。

是的，他是一个卖菜的，一天到晚地忙碌着，也有了乡间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味道。他很受用，因为比在村里收入多了不少。

那天，一辆汽车一下子冲上了路沿石，将他的摊子撞了个七零八落。幸运的是，没有伤到他。汽车顶在了后边了的墙上，他急忙上前将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里拖了出来。司机很年轻，以为他要打人，脸煞白，说：“大哥，大哥，你的东西我都赔。”说完，瘫坐在地上。他捂住司机流血的前额，急急地说：“先去医院，先去医院。”

他帮忙将司机抬上了救护车，回身收拾自己的摊子，这才发现儿子倒在了绿化带的冬青旁。原来，一块被撞飞的木板，击中了孩子的头。孩子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早已吓傻了，听说要钱，连说：“我有，我有。”他把身上的衣兜都翻了过来，还叮叮当当地滚出了许多的硬币，不过，也就几百块钱。旁边有些人脸上露出了一些不屑。是的，他是一个卖菜的，怎么能一下子拿出给孩子救命的钱呢？他见医生有所犹豫，又急急地说：“有，有，有，我家里还有。有的是钱，您尽管看病。”

动物档案

■ 潘玉毅

入秋之后，天气如同人一般，陡然间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宛如内心丰富的女子看了一出苦情戏，牵起了满腔的悲悯情怀，忍不住涕泪交下，纸巾盒里的纸巾抽了一张又一张。而秋天用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首选方式则是下雨。

秋天的雨，一下就是三五天，也不甚大，就是绵密得紧，像妈妈熬制的羹汤，生怕儿女们会吃不饱似的。只是今年的秋天有点不太像秋天，虽然下了多时的雨，气温却迟迟不见下降，以至于同一句话我从不同的人口中听了不下二十遍：“这都快十一月份了，还在穿短袖，想想也是醉了。”想来，“一阵秋雨一层凉”的谚语也未见得百分百靠谱。

不过，秋雨的威力依旧不容小觑。一连几日几夜的雨下来，红了枫叶，黄了稻穗，下得路口凶神恶煞的大黄狗没了脾气，下得人从头部到脚、里里外外都是湿漉漉的。雨下得时间久了，连惯能忍受的鸟雀也表示受不了了，叽叽喳喳地叫着，好似在呼唤着晴天的到来。

有一只麻雀想是为躲雨而来，跌跌撞撞地飞入院中，却没停在该停的地方，而是重重地撞在废弃的纸箱上，晕了过去，半刻之后，悠悠

那个卖菜的男人

他真的拿回了五万块钱，用一块老旧的毛巾包着。那钱，是他老婆的命。原来前不久，他老婆在建筑工地打工刚出了事。塔吊的起重绳散开了，几百根钢筋哗啦啦掉了下来。包工头给了他五万块钱，却再也不见影了。

医生将那五万块钱从眼前推开的时候，他跌坐在了地上，一下子慌了。他跪下，把钱又推给了医生。医生急忙将他扶了起来，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明白儿子这是不行了，呆呆地傻在那里，好久好久也没缓过神来。

他没有见到那位司机，他在手术室外见到了那个司机的母亲。原来，司机的伤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轻。额头虽然只是磕破了点皮，但肋骨断了好多根，刺穿了内脏。那位司机刚刚贷款买了那辆汽车，才跑了几天货运，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司机的母亲晃着一头白发，正在为筹看病钱的哭丧着。

将孩子送进医院以后，始终没有见到那个司机或是他的家人地上，他心中有许多的怨恨，原本有许多的火气要发泄。可他看到了那个母亲，忽然摇了摇头，将手中的五万块钱塞进了老人的手里，说：“先救命。”说完，他抱着那位老人号啕大哭起来。

那一刻，周围知道内情的人，都落下了泪。人的心中，都是心存善意的，然而，能在这般极度悲伤的时候，还能有这般的善良，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大爱？可他做到了。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进城谋生的农民，城市让他失去了两位最亲近的人，他却依然给了城市一颗真挚的心。那些每天在那菜摊前来回的人，也许只关注他的菜，没有谁多看他一眼，可就是他，却有一个多么值得让人关注的灵魂啊。

是的，他是一个卖菜的，一个在城里卖菜的乡下男人。

鸟雀呼晴

醒转，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双圆咕隆咚的眼睛怯怯地打量着我们。小时候，常有麻雀飞入屋子里来，它们胆子很小，如果用绳子、笼子将它们拴起来或者囚起来，过不多时，便会被吓死。所以，我通常都会将它们放生，让它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将“麻雀兄”放在洗衣板上，拿了一些吃的东西放在它的嘴边，然而它并不领情，仿佛它撞晕在纸箱上都是我的过错。我毕竟没有公冶长的本事，听不懂鸟语，没办法同它交流，只能为它理了理背上的羽毛权当赔罪，然而它仍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不得不选择放弃。但就在我转身的刹那，它忽然飞起来了，迎着毛毛细雨飞出了院墙。

有一双会飞的翅膀真好，可以飞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看看看的风景，见想见的人。想来，它若有心要飞的话，不管是细雨还是高墙都是挡不住的吧。

几日后，天气由雨转晴，我一觉醒来，看见几只鸟雀在电线上扬翥振彩，仿佛在庆祝晴天的到来。我虽听不懂它们叽叽咕咕地说些什么，但还是假装能听得懂它们的喜悦。我在电线下站了好一会。而它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许多的话，直到饭点到了才各自散去。

鸟雀呼晴，何况人乎？

诗路花语

准点收工

■ 王志军

牛车慢腾腾，又把水运来。  
裹着布条的木堵头一拔，一股水流就冲进洋铁桶。  
接满，然后提起它

半弯腰，沿垄沟小步疾走  
桶底一抬一落，碗大的土窝挨个点满。  
紧跟着的人，食指和中指插入  
那咕噜噜的喉咙一抹——

细挺、脆嫩的秧苗立在泥中。  
而我们排在最后，用原土埋坎。  
双手捂实，碾碎土块  
再把垄背摩挲干净。

这是要两三家合干的活。  
忙一拨，轮流到地头对着壹嘴喝水  
蹲在那休息。共同起身  
迅速找到分工中位置。

直到整块地从越冬的凌乱中蜕变  
一条条齐整光滑的田垄  
缀满赭青的灯芯，  
被傍晚橙色光照点亮。

剩下的水彻底放光。准点收工。  
纤弱的烛影，觉察到某种新鲜的昏暗  
正在降临，准备着  
在第一夜的混沌中扎下根去。

声声慢·走进贫困村

■ 陈健春

时光无语，路漫田荒，几多枯黄坠叶。  
茅草陋房，尽却苍苍残缺。  
蛛檐瓦灯黯墨，问炊烟，米荒油竭。  
病酒里，破席卷残影，善淳难揭。

纵有千般滋味，怎耐得、云舒梓桑凉透。  
精准扶贫，道是借春酬赋。  
勤劳凭风助力，驾山河，村夫野杰。  
听杜宇，好稼穡，情归岁月。

飞来石

■ 杨海蒂

在那东山岭上  
遍地峭岩崖壁  
怪石嶙峋  
奇石峥嵘  
构成罕见石貌奇观

最神奇的“一线天”  
百余吨巨石濒临悬崖  
仿佛从天而降  
海风吹拂下轻微摇晃  
因而又名风动石

云雾缭绕中  
凌虚高蹈的风动石  
震撼了《红楼梦》电视剧组  
它便成为片头中那块  
女娲补天遗留下的“飞来石”

落叶

■ 陈波来

我只说没有落下的枯叶  
还在枝头，牵挂流水与赶路脚步  
只要还在枝头，秋天就没完

就不会让一个人，踩着越来越松散的云朵  
走得越来越冷，越来越远  
把旧山河弄得生硬地响，像撕裂

或者，我只说没有变得枯瘦的树叶  
春风濯洗的器皿，从中不顾一切的舒展  
闪亮又柔韧。一个人在青苔阡陌中上路

远走的人在异乡的街巷一夜白头  
枯叶最后孤单地抱紧自己，要从枝头落下  
落叶的事，我不说了。归泥土说

